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黄帝内经(三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37)



广州出版社

v. 3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黄帝内经

(三)

(37)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275 号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主 编: 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 印张: 416.5

版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 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 (全套 98 本) 868.80 元

有余,当先补其阴,而后泻其阳。荣卫通行,此其要也。

《灵枢》五十二篇曰: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,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荣气,盖补则取浮气之不循经者以补虚,泻则从荣置其气而不用也。置,犹弃置之置。然人之病,虚实不一,补泻之道,亦非一也。是以阳气不足,而阴气有余,则先补阳而后泻阴以和之。阴气不足,而阳气有余,则先补阴而后泻阳以和之。如此则荣卫自然通行矣。补泻法见下篇。

七十七难曰:经言上工治未病,中工治已病者,何谓也?然:所谓治未病者,见肝之病,则知肝当传之与脾,故先实其脾气,无令得受肝之邪,故曰治未病焉。中工者,见肝之病,不晓相传,但一心治肝,故曰治已病也。

见肝之病,先实其脾,使邪无所入,治未病也,是为上工。见肝之病,一心治肝,治已病也,是为中工。《灵枢》五十五篇曰:上工刺其未生也,其次刺其未盛者也,其次刺其已衰者也;下工刺其方衰者也,与其形之盛者也,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。故曰方其盛也,勿敢毁伤,刺其已衰,事必大昌。故曰:上工治未病,不治已病,此之谓也。

迎而夺之者,泻也。随而济之者,补也。假令心病,心,火也,土为火之子,手心主之俞,太陵也,实则泻之,是迎而夺之也。木者,火之母,手心主之井,中冲也,虚则补之,是随而济之也。迎者迎于前,随者随其后。此假心为例,而补泻则云手心主,即《灵枢》所谓少阴无俞者也。当与六十六难并观。

七十八难曰：针有补泻，何谓也？然曰：补泻之法，非必呼吸出内针也。知为针者，信其左；不知为针者，信其右。当刺之时，先以左手厌按所针荣俞之处，弹而努之，爪而下之，其气之来，如动脉之状，顺针而刺之。得气因推而内之，是谓补；动而伸之，是谓泻。不得气，乃与男外女内；不得气，是谓十死不治也。

弹而努之，鼓勇之也。努，读若怒。爪而下之，掐之稍重，皆欲致其气之至也。气至指下，如动脉之状，乃乘其至而刺之。顺，犹循也，乘也。停针待气，气至针动，是传气也。因推针而内之，是谓补。动而伸之，是谓泻。此越人心法，非呼吸出内者也，是固然也。若停针候气，久而不至，乃与男子则浅其针而候之卫气之分，女子则深其针而候之荣气之分。如此而又不得气，是谓其病终不可治也。篇中前后二气字不同，不可不辨。前言这来如动脉状，未刺之前，左手所候之气也。后言得气不得气，针下所候之气也。此有两节，周仲立乃云：凡候气左手宜略重之，候之不得，乃与男则少轻其手于卫气之分以候之，女重其手于荣气之分以候之。如此则即无前后之分，又昧停气之道，尚何所据而为补泻耶？

七十九难曰：经言：迎而夺之，安得无虚？随而济之，安得无实？虚之与实，若得若失，实之与虚，若有若无。何谓也？

出《灵枢》第一篇。得，求而获也。失，纵也，遗也。其第二篇曰：言实与虚，若有若无者，谓实者有气，虚者无气也。言虚与实，若得若失者，谓补者必然若有得也，泻者恍然若有失也。亦第一篇之义。

然：迎而夺之者，泻其子也；随而济之者，补其母也。假令心病，泻手心主俞，是谓迎而夺之者也；补手心主井，是谓随而济之者也。

迎而夺之者，泻也。随而济之者，补也。假令心病、心，火也，土为火之子，手心主之俞，太陵也，实则泻之，是迎而夺之也。木者，火之母，手心主之井，中冲也，虚则补之，是随而济之也。迎者迎于前，随者随其后。此假心为例，而泻则云气心主，即《赤枢》所谓少阴无俞者也。当与六十六难并观。

所谓实之与虚者，牢濡之意也。气来实牢者为得，濡虚者为失，故曰若得若失也。

气来实牢、濡虚，以随济、迎夺而为得失也。前云虚之实，若得若失；实之与虚，若有若无。此言实之与虚，若得若失，盖得失有无，义实相同，互举之，省文尔。

八十难曰：经言有见如入，有见如出者，何谓也？然：所谓有见如入者，谓左手见气来至，乃内针，针入见气尽，乃出针。是谓有见如入，有见如出也。

所谓有见如入下，当欠有见如出四字。如，读若而，《孟子》书望道而未之见，而，读若如，盖通用也。

有见而入出者，谓左手按穴，待气来至乃下针，针入，候其气应尽而出针也。

八十一难曰：经言：无实实虚虚，损不足而益有余。是寸口脉耶？将病自有虚实耶？其损益奈何？然：是病，非谓寸口脉也。谓病自有虚实也。假令肝实而肺虚，肝者木也，肺者金也，金木当更相平，当知金平木。假令肺实而肝虚，微少气，用针不补其肝，而反重实其肺，故曰实实虚虚，损不足而益有余。此者

中工之所害也。

是病二字，非误即衍。肝实肺虚，金当平木，如七十五难之说。若肺实肝虚，则当抑金而扶木也。用针者乃不补其肝，而反重实肺，此所谓实其实而虚其虚，损不足而益有余，杀人多矣。中工，中常之工，犹云粗工也。

按：《难经》八十一篇，篇辞甚简，然而荣卫度数，尺寸位置，阴阳王相，藏府内外，脉法病能，经络流注，针刺俞穴，莫不该尽，而此篇尤创艾切切，盖不独为用针者之戒，凡为治者，皆所当戒，又绝笔之微意也。于乎！越人当先秦战国时，与《内经》、《灵枢》之出不远，必有得以口授面命，传闻晬晬者，故其见之明而言之详，不但如史家所载长桑君之遇也。邵肌乃谓经之当难者，未必止此八十一条。噫，犹有望于后人欤！

华氏中藏经

汉·华佗撰

清·孙星衍校

重校华氏中藏经序

《华氏中藏经》，见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，为一卷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同，云汉谯郡华陀元化撰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华氏作黄，盖误。今世传本有八卷，吴勉学刊在《古今医统》中。余以乾隆丁未年入翰林，在都见赵文敏手写本，卷上自第十篇性忌则脉急已下起、至第二十九篇为一卷，卷下自万应圆药方至末为一卷，失其中卷，审是真迹。后归张太史锦芳，其弟录稿赠余。又以嘉庆戊辰年，乞假南归，在吴门见周氏所藏元人写本，亦称赵书，具有上中下三卷，而缺论诊杂病必死候第四十八，及察声色形证决死法第四十九两篇。合前后二本，校勘明本，每篇脱落舛误凡有数百字。其方药名件次序分量，俱经后人改易，或有删去其方者。今以赵写两本为定。此书文义古奥，似是六朝人所撰，非后世所能假托。考《随书·经籍志》，有华陀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，疑即是中卷。《论诊杂病必死候》已下二篇，故不在赵写本中，未敢定之。邓处中之名不见书传。陈振孙亦云：自言为华先生外孙，称此书因梦得于石函，莫可考也。序末称甲寅秋九月序，古人亦无以干支纪岁不著岁字者，疑其序伪作。至一卷三卷八卷分合之异，则后人所改。赵写本

旁注有高宗、孝宗庙讳，又称有库本、陆本异同，是依宋本手录，元代不避宋讳，而不更其字，可见古人审慎阙疑之意。此书四库书既未录存，又两见赵写善本，急宜刊刻以公同好。卷下万应圆等，皆以丸散治疾，而无汤药。古人配合药物分量，案五藏五味，配以五行生成之数。今俗医任意增减，不识君臣佐使，是以古人有不服乐为中医之叹。要知外科丸散，率用古方分量，故其效过于内科，此即古方不可增减之明证。余所得宋本医学书甚多，皆足证明人改乱古书之谬，惜无深通医理者与共证之。嘉庆十三年太岁戊辰十月四日，孙星衍撰序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馆。

华氏中藏经序

应灵洞主探微真人少室山邓处中撰

华先生讳佗字元化，性好恬淡，喜味方书，多游名山幽洞，往往有所遇。一日因酒息于公宜山古洞前，忽闻人论疗病之法。先生讶其异，潜逼洞窃听。须臾有人云：华生在迩，术可付焉。复有一人曰：道生性贪，不悯生灵，安得付也？先生不觉愈骇，跃入洞，见二老人，衣木皮，顶草冠。先生躬趋左右而拜曰：适闻贤者论方术，遂乃忘归。况济人之道素所好为，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验，徒自不足耳。愿贤者少察愚诚，乞与开悟，终身不负恩。首坐先生云：术亦不惜，恐异日与子为累。若无高下、无贫富、无贵贱、不务财贿、不惮劳苦、矜老恤幼为急，然后可脱子祸。先生再拜谢曰：贤圣之语，一一不敢忘，俱能从之。

二老笑指东洞云：石床上有一书函，子自取之。速出吾居，勿示俗流，宜秘密之。先生时得书，回首已不见老人。先生慑怯离洞，忽然不见，云奔雨泻，石洞摧塌。既览其方论多奇怪，从兹施试，效无不存神。先生未六旬，果为魏所戮，老人之言预有斯验。余乃先生外孙也，因吊先生寝室，梦先生引余坐，语：《中藏经》真活人法也，子可取之，勿传非人。余觉惊怖不定，遂讨先生旧物，获石函一具，开之，得书一帙，乃《中藏经》也。予性拙于用，复授次子思，因以志其实。甲寅秋九月序（此序赵写本所无，似是后人伪作，姑附存之）。

华氏中藏经跋

宋·楼 钥

余少读《华佗传》，骇其医之神奇，而惜其书之火于狱。使之尚存，若刳腹断臂之妙，又非纸上语所能道也。古汴陆从老，近世之良医也，尝与之论脉，曰：无如华佗之论最切，曰性急者脉亦急，性缓者脉亦缓，长人脉长，短人脉短。究其说，未暇也。一日得闽中仓司所刊《中藏经》，读之，其说具在。盖贰卿姜公诜为使者时所刊，凡三十余年，而余始得之。序引之说，颇涉神怪，难于尽信。然其议论卓然，精深高远，视脉察色以决死生，虽不敢以为真正元化之书，若行于世，使医者得以习读之，所济多矣。惜乎差舛难据，遂携至姚江，以叩从老。从老笑曰：此吾家所秘，不谓版行已久。因出其书见假。取而校之，乃知闽中之本未善，至一版或改定数十百字，前有目录，后有后序，药方

增三之二；闽本间亦有佳处，可证陆本之失；其不同而不可轻改者，两存焉，始得为善本。老不能缮写，俾从子溉手录之。蕲春王使君成父闻之欣然，欲于治所大书钁木，以惠后学，且以成余之志。溉所录，面授而记其始末于左。药方凡六十道，亦有今世所用者。其间难晓者有之，恐非凡识所及。《佗传》称处齐不过数种，又未知此为是否？好事者能以闽本校之。始知此本之为可传也。

华氏中藏经卷上

人法于天地论第一

人者上禀天，下委地，阳以辅之，阴以佐之，天地顺则人气泰，天地逆则人气否。是以天地有四时五行、寒暄动静，其变也，喜为雨，怒为风，结为霜，张为虹，此天地之常也。人有四肢五脏，呼吸寤寐，精气流散，行为荣，张为气，发为声，此人之常也。阳施于形，阴慎于精，天地之同也。失其守，则蒸而热发，否而寒生，结作癭瘤，陷作痈疽，盛而为喘，减而为枯，彰于面部，见于形体。天地通塞，一如此矣。故五纬盈亏，星辰差忒，日月交蚀，彗孛飞走，乃天地之灾怪也；寒暄不时，则天地之蒸否也；土起石立，则天地之痈疽也；暴风疾雨，则天地之喘乏也；江河竭耗，则天地之枯焦也。鉴者决之以药，济之以针，化之以

道，佐之以事，故形体有可救之病，天地有可去之灾。人之危厄死生，稟于天地。阴之病也，来亦缓而去亦缓；阳之病也，来亦速而去亦速。阳生于热，热而舒缓；阴生于寒，寒则拳急。寒邪中于下，热邪中于上，饮食之邪中于中，人之动止本乎天地。知人者有验于天，知天者必有验于人，天合于人，人法于天。见天地逆从，则知人衰盛。人有百病，病有百候，候有百变，皆天地阴阳逆从而生。苟能穷究乎此，如其神耳。

阴阳大要调神论第二

天者阳之宗，地者阴之属，阳者生之本，阴者死之基。天地之间，阴阳辅佐者人也，得其阳者生，得其阴者死。阳中之阳为高真，阴中之阴为幽鬼，故锺于阳者长，锺于阴者短，多热者阳之主，多寒者阴之根。阳务其上，阴务其下，阳行也速，阴行也缓，阳之体轻，阴之体重。阴阳平，则天地和而人气宁；阴阳逆，则天地否而人气厥。故天地得其阳则炎炽，得其阴则寒凜。阳始于子前，末于午后；阴始于午后，末于子前。阴阳盛衰，各在其时，更始更末，无有休息。人能从之，亦智也。《金匱》曰：秋首养阳，春首养阴，阳勿外闭，阴勿外侵。火出于木，水生于金，水火通济，上下相寻。人能循此，永不湮沉。此之谓也。呜呼凡愚！岂知是理？举止失宜，自致其罹。外以风寒暑湿、内以饥饱劳役为败，欺残正体，消亡正神，缚绊其身，死生告陈。殊不知脉有五死，气有五生，阴家脉重，阳家脉轻，阳病阴脉则不永，阴病阳脉则不成。阳候多语，阴症无声，多语者易济，无声者难荣，阳病则旦静，阴病则夜宁，阴阳运动，得时而行。阳虚则暮乱，阴虚则朝争，朝暮交错，其气厥横，死生致理，阴阳中

明。阴气下而不上曰断络，阳气上而不下曰绝经，阴中之邪曰浊，阳中之邪曰清。火来坎户，水到离扃，阴阳相应，方乃和平。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，阳不足则助之以火精，阴阳济等，各有攀陵。上通三寸，曰阳之神路；下通三寸，曰阴之鬼程。阴常宜损，阳常宜盈；居之中者，阴阳匀停。是以阳中之阳，天仙赐号；阴中之阴，下鬼持名。顺阴者多消灭，顺阳者多长生，逢斯妙趣，无所不灵。

生成论第三

阴阳者，天地之枢机；五行者，阴阳之终始。非阴阳则不能为天地，非五行则不能为阴阳。故人者成于天地、败于阴阳也，由五行逆从而生焉。天地有阴阳五行，人有血脉五脏。五行者，金木水火土也；五脏者，肺肝心肾脾也。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则生成之道，循环无穷；肺生肾，肾生肝，肝生心，心生脾，脾生肺，上下荣养，无有休息。故《金匱至真要论》云：心生血，血为肉之母；脾生肉，肉为血之舍；肺属气，气为骨之基；肾应骨，骨为筋之本；肝系筋，筋为血之源。五脏五行，相成相生，昼夜流转，无有始终，从之则吉，逆之则凶。天地阴阳，五行之道，中含于人。人得者，可以出阴阳之数、夺天地之机、悦五行之要，无终无始，神仙不死矣。

阳厥论第四

骤风暴热，云物飞扬，晨晦暮晴，夜炎昼冷，应寒不寒，当雨

不雨，水竭土坏，时岁大旱，草木枯悴，江河乏涸，此天地之阳厥也；暴壅塞，勿喘促，四肢不收，二腑不利，耳聋目盲，咽干口焦，舌生疮，鼻流清涕，颊赤心烦，头昏脑重，双睛似火，一身如烧，素不能者乍能，素不欲者乍欲，登高歌笑，弃衣奔走，狂言妄语，不辨亲疏，发躁无度，饮水不休，胸膈膨胀，腹与胁满闷，背疽肉烂，烦溃消中，食不入胃，水不穿肠，骤肿暴满，叫呼，昏冒不省人事，疼痛不知去处，此人之阳厥也。阳厥之脉，举按有力者生、绝者死。

阴厥论第五

飞霜走雹，朝昏暮霭，云雨飘拂，风露寒冷，当热不热，未寒而寒，时气霖霖，泉生田野，山摧地裂，土坏河溢，月晦日昏，此天地之阴厥也；暴哑卒寒，一身拘急，四肢拳挛，唇青面黑，目直口噤，心腹满痛，头颌摇鼓，腰脚沉重，语言蹇涩，上味下泻，左右不仁，大小便活，吞味酸绿，悲忧惨戚，喜怒无常者，此人之阴厥也。阴厥之脉，举指弱、按指大者生，举按俱绝者死，一身悉冷、额汗自出者亦死。阴厥之病，过三日勿治。

阴阳否格论第六

阳气上而不下曰否，阴气下而不上亦曰否，阳气下而不上曰格，阴气上而不下亦曰格。否格者，谓阴阳不相从也。阳奔于上则燔，脾肺生其疽也，其色黄赤，皆起于阳极也；阴走于下则冰，肾肝生其厥也，其色青黑，皆发于阴极也。疽为黄疸也。

厥为寒厥也,由阴阳否格不通而生焉。阳燔则治以水,阴厥则助以火,乃阴阳相济之道耳。

寒热论第七

人之寒热往来者,其病何也?此乃阴阳相胜也。阳不足则先寒后热,阴不足则先热后寒。又上盛则发热,下盛则发寒,皮寒而燥者阳不足,皮热而燥者阴不足,皮寒而寒者阴盛也,皮热而热者阳盛也。发热于下,则阴中之阴邪也;发热于上,则阳中之阳邪也;寒起于上,则阳中之阴邪也;寒起于下,则阴中之阳邪也;寒而颊赤多言者,阳中之阴邪也;热而面青多言者,阴中之阳邪也;寒而面青多言者,阴中之阴邪也,若不言者,不可治也。阴中之阴中者,一生九死;阳中之阳中者,九生一死。阴病难治,阳病易医。诊其脉候,数在上则阳中之阳也,数在下则阴中之阳也,迟在上则阳中之阴也,迟在下则阴中之阴也,数在中则中热,迟在中则中寒。寒用热取,热以寒攻,逆顺之法,从乎天地,本乎阴阳也。天地者,人之父母也;阴阳者,人之根本也。未有不从天地阴阳者也,从者生,逆者死。寒之又寒、热之又热者生。《金匱大要论》云:夜发寒者从,夜发热者逆,昼发热者从,昼发寒者逆。从逆之兆,亦在乎审明。

虚实大要论第八

病有脏虚脏实,腑虚腑实,上虚上实,下虚下实,状各不同,宜深消息。肠鸣气走,足冷手寒,食不入胃,吐逆无时,皮毛憔悴

悴，肌肉皱皱，耳目昏塞，语声破散，行步喘促，精神不收，此五脏之虚也。诊其脉，举指而活，按之而微，看在何部以断其脏也。又按之沉、小、弱、微、短、涩、软、濡，俱为脏虚也。虚则补益，治之常情耳。饮食过多，大小便难，胸膈满闷，肢节疼痛，身体沉重，头目昏眩，唇肿胀，咽喉闭塞，肠中气急，皮肉不仁，暴生喘乏，偶作寒热，疮疽并起，悲喜时来，或自痿弱，或自高强，气不舒畅，血不流通，此脏之实也。诊其脉，举按俱盛者实也；又长、浮、数、疾、洪、紧、弦、大，俱曰实也，看在何经而断其脏也。头疼且赤，皮热骨寒，手足舒缓，血气壅塞，丹瘤更生，咽喉肿痛，轻按之痛，重按之快，食饮如故，曰腑实也。诊其脉，浮而实大者是也。皮肤搔痒，肌肉腹胀，食饮不化，大便滑而不止；诊其脉，轻手按之得滑，重手按之得平，此乃腑虚也，看在何经而正其时也。胸膈痞满，头目碎痛，饮食不下，脑项昏重，咽喉不利，涕唾稠粘；诊其脉，左右寸口，沉结实大者，上实也。颊赤心忪，举动颤栗，语声嘶哑，唇焦口干，喘乏无力，面少颜色，颐颌肿满；诊其左右寸，脉弱而微者，上虚也。大小便难，饮食如故，腰脚沉重，脐腹疼痛；诊其左右手脉，尺中脉伏而涩者，下实也。大小便难，饮食进退，腰脚沉重，如坐水中，行步艰难，气上奔冲，梦寐危险；诊其左右尺中，脉滑而涩者，下虚也。病人脉，微、涩、短、小，俱属下虚也。

上下不宁论第九

脾病者上下不宁，何谓也？脾，上有心之母，下有肺之子。心者血也，属阴；肺者气也，属阳。脾病则上母不宁，母不宁则为阴不足也，阴不足则发热；又脾病则下子不宁，子不宁则为阳

不足也，阳不足则发寒。脾病则血气俱不宁，血气不宁则寒热往来、无有休息，故脾如疟也。谓脾者土也，心者火也，肺者金也。火生土，土生金，故曰上有心母、下有肺子、脾居其中，病则如斯耳。他脏上下，皆法于此也。

脉要论第十

脉者，乃气血之先也。气血盛则脉盛，气血衰则脉衰，气血热则脉数，气血寒则脉迟，气血微则脉弱，气血平则脉缓。又长人脉长，短人脉短（赵写本起性急则脉急），性急则脉急，性缓则脉缓。反此者逆，顺此者从也。又诸数为热，诸迟为寒，诸紧为痛，诸浮为风，诸滑为虚，诸伏为聚，诸长为实，诸短为虚。又短、涩、沉、迟、伏，皆属阴；数、滑、长、浮、紧，皆属阳。阴得阴者从，阳得阳者顺，违之者逆。阴阳消息，以经而处之。假令数在左手，得之浮者热入小肠，得之沉者热入于心，余皆仿此。

五色（一作绝）脉论第十一

面青，无右关脉者，脾绝也；面赤，无右寸脉者，肺绝也；面白，无左关脉者，肝绝也；面黄，无左尺脉者，肾绝也；面黑，无左寸脉者，心绝也。五绝者死。夫五绝当时即死，非其时则半岁死。然五色虽见，而五脉不见，即非病者矣（以下赵写本缺）。